

本报刊发的作品入选“中国小说年度风云榜”，作者津子围独家分享—— “每个细节里都藏着真实的人生”

本报记者 吴丹

核心提示
4月16日，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主办的首届“中国小说年度风云榜”发布，我省著名作家津子围2025年2月发表于本报的微型小说《奔儿头和板凳》入选。恰逢“世界读书日”来临，本报记者专访津子围。这场对话，我们试图呈现的不仅是一位获奖作家的创作心得，更是一位坚持用平民视角记录生活的耕耘者，对写作、阅读与人生本质的再思考。

老人对话，去定义他们的生活状态。这是一种尊重。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价值和美好，老年阶段自然也不例外。两位老友跨越多年再度相遇，解开过去心结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彼此确认的过程。我觉得，轰轰烈烈的生命是一种伟大，而平凡的、质朴的普通生命过程也是一种伟大。

“地域性写作也是一种文化认同，蕴含一种内在的自信”

本报记者：从《大辽河》到《奔儿头和板凳》，一个是宏阔的历史长卷，一个是关注小人物的极简的现实场景，但都是生长于这片黑土地。您如何看待地域性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，地理标志上的人和物如何才能转化为文学意义上的精神坐标？

津子围：其实我们不用太刻意地通过文字技巧或者文学的表现形式，来强调地域性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写作者本身就是地域性的“在场者”，地域文化是刻在基因里的，所以在写作中，只要你的情感是真诚的，那么地域性就会自然而充分地体现出来。同时，地域性写作也是一种文化认同，蕴含一种内在的自信，比如《大辽河》里，我尝试书写辽河流域的义气、骨气和志气，努力去呼应这片土地上恒久绵长的精神。

本报记者：想让您作品打动人心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

津子围：能不能打动人，在写的过程中是不能完全预测的。但我觉得首先作者所持有的姿态非常重要，也就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、对待要写的人物；其次，才涉及小说的结构、技巧，等等。首先你得热爱你写的人物，假如你投入的感情不真挚，那么在文字中是无法隐藏的。只要你的写作是真诚的，我相信一定会有读者产生共鸣。

本报记者：作家存在写作黄金年龄的说法吗？您认为攀登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峰，才是抵达了自己的理想国？

津子围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，有的中青年时写作状态特别好，我个人感觉现在应该是我最好的时期。写作和人的生活状态、对人生思考的深度有高度关联。对于抵达的目标，我没有特别预设，我只是觉得内心有想表达的，就不要辜负它。像正在进行的东北历史文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，我已经写了3年了，需要进行田野调查甚至是思想的考古，比创作其他题材要多花费几倍的功夫。尽管如此，我觉得创作必须向更高难度挑战，努力写一部与之前都不一样的作品。

本报记者：现在AI应用很普遍，您对AI写作持什么态度？

津子围：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实则反映的是人和AI的关系。有的人借助AI来检索、学习、辅助工作，将它视为工具，但我觉得可以把AI当成朋友，甚至可以作为孪生的自己。我们和AI的对话应该是启智的，而不单单是省力。但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决不能因此丢失自我。我们阻挡不了与AI共生，所谓的抵抗是无力的。虽然和AI共同成长的过程中，也会经历“少年维特的烦恼”，但我相信人类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些烦恼。

本报记者：对作家来说，您认为什么才是有意义的采风？

津子围：在生活中采风。换句话说，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中每时每刻的深度体验。

谈到创作和生活的关系，我想到《伏尔塔瓦河》作者、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在创作时饱受耳疾折磨，刺耳的尖锐声回荡在脑际，但他还是写出那么美好的音乐，是因为他原来有过深度的体验，其创作完全是精神性的输出。我觉得他的经历就把创作和生活的关系真正说透了。

“阅读可以让人获得思考的能力，是找到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”

本报记者：在手机短视频盛行、阅读更加碎片化的时代，如何进行深度阅读？

津子围：阅读的碎片化，并不完全是由手机带来的。决定阅读深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你的态度。在数字时代，我们会听到别人的观点、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走，容易丧失主观判断力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，语言即世界。他认为认知世界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，但他也在表达另一层含义——语言所抵达不了的地方，我们要保持沉默。那这一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文学艺术。最初没有语言、文字、印刷、数字技术等信息交换工具的时候，人类仍然在交流，可以通过通感去交流。我想表达的是：阅读是找到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，其实关掉手机短视频并不是关掉世界，主要是我们不要被纷纷扰扰的世界淹没。高质量阅读是为了打开更好的自己，守住我们作为认知主体的疆界。

本报记者：您怎么看待阅读和写作的关系？作为“过来人”，您如何鼓励青少年保持提笔来写的创作劲头？

津子围：我十五六岁就尝试写作，20岁第一次发表作品。我认为，写作本身是与自己和解的非常好的方式。写作者不一定要成为作家，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用写作的方式和世界对话，记录生命的轨迹，同时又特别想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文字、发现它的价值，这也是好的。我想对青少年写作者说的是，要始终表达真诚，让自己内心光明的地方和能够看见光明的人连接起来。

话、记录生命的轨迹，同时又特别想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文字、发现它的价值，这也是好的。

本报记者：您的作品经常变成考题，《奔儿头和板凳》也已出现在试卷上。如果您以一个答卷人的身份去谈作品的思想内涵，您会如何看待标准答案与自己笔下的偏差？

津子围：七八年前，我就发现自己的一些小小说进入了全国各地的试卷，我尝试着答了一下卷上的问题，发现有些问题我自己也答不上来。我就在想，考试可能是提供一种标准答案，但其实作者所思和标准答案之间都是有距离的。我觉得还是不要让标准答案禁锢或束缚了孩子们的想象力。

本报记者：如果您给青年荐书，会推荐哪些呢？

津子围：我推荐三类书：第一类是基础性的、有助于建立基本世界观的经典书籍，它是生命之树的根基；第二类是应用的书，如果完全没读知识应用类的书，则很难做到“知行合一”；第三类是自己感兴趣的，就是也要饶过自己嘛，不妨让阅读变得轻松愉悦。



人物简介

津子围 一级作家。出版长篇小说18部、中篇小说集10部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刊物，多篇小说被选刊及各类年度选本转载。获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、首届鲁艺文艺奖、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、百花文学奖等。长篇小说《大辽河》获第十七届中国中宣部“五个工程”奖。

大家读道

“写这个故事，是与自己、与老友，完成一次隔着时光的对话”

本报记者：首先，恭喜您此次荣登“中国小说年度风云榜”，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获奖感受和创作缘起吗？

津子围：我觉得，获奖得益于《辽宁日报》的影响力，也得益于这个时代。随着手机阅读更加普遍，短而精的阅读成为一大趋势，可以在快节奏的当下达成了对文字的一种尊重，保持了文学的尊严。

这个故事没有特定原型，但在生活中我却能够发现很多“奔儿头和板凳”的身影，比如说沈阳北陵公园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，年纪都很大了，玩起来却像小孩子一样投入。它更像是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提炼——一个藏了半辈子的“恩怨”，在重逢之后，转化为柔软和解。他们俩也是在一次次输赢较量的过程中，确立了自己生命的价值。写这个故事，是与自己、与老友，完成一次隔着时光的对话。

小说可能是长小说中的一个细节，它和人生经历一样，一个个细碎的生活片段，拼接起来就是完整的一生，每个细节里，都藏着真实的人生。

本报记者：这篇微型小说只有1500字，在很短的篇幅里面完成起承转合，难在哪里？您更享受哪种创作方式？

津子围：我一直觉得，小说不分长短，只分好坏。其实文章越短，越难写。有的人写得了长篇而忽视了写短篇，这得辩证地去看，关键是要写好，如果写作者倾注的情感和读者能够共情，能让读者发现文本的价值，就是最好的适配、最好的方式。

本报记者：这个作品关注的是老年人精神层面，但没有停留于怀旧。那么如何切中这一群体对生命意义的审视？

津子围：人在每个时期的经历，都有独有的光芒，所以我觉得不应带有附加条件去和

观展 GUANZHAN

多部清代典籍首次亮相省图

走！去看看雪藏300年的辽宁“一手生活日记”

本报记者 刘海博 文并摄



1677年刊刻的《铁岭县志》是辽宁最早的县志。泛黄的书页瞬间把观众带回300多年前的辽北城边。

的记载，把辽参的排面拉满……这些正是辽宁大地“山水有灵”的鲜活见证。

“辽宁地域广袤，物产丰富，滋养一方灵秀富庶的天地。山海之间能探见珍稀名贵之物，这是自然的馈赠，也是辽海大地勃勃生机的见证，是辽宁文化最鲜活的注脚。”省图党委书记卢丹介绍。

唱戏上学扭秧歌 窥见辽宁人的鲜活日常

如果说“形胜”是辽宁特产的味觉名片，那“艺文”部分则为观众展开了一幅更完整的生活画卷。清代以来，辽宁名士云集，翰墨飘香，铸就了辽海文化的精神脊梁。从古籍中可以窥见先贤们的家国情怀、对乡土的深厚情感和生活的涓涓细流。

卢丹带记者走到《沈阳菊史》的展板前并介绍，这是民国元年成书的一部戏曲史著作，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系统记录沈阳戏曲活动的文献，这类专著在国内十分少见，当年也仅

仅印刷了500册。全书分为鞠纪、列传、乐志、梨园志、风俗志、艺文志、女伶年表、伶人沿革八部分。透过这部著作，仿佛能听见戏园里的唱腔婉转和台下观众的叫好声。它不只是一部戏曲史，更是老沈阳人茶余饭后娱乐生活的鲜活见证，让百年前盛京的梨园风情跃然眼前。

和《沈阳菊史》相映成趣的，是缪润绉的《陪京杂述》与《沈阳百咏》。这两部以竹枝词写成的作品，是清末沈阳的“风物日记”。展厅里还搭配展出了民国时期拍摄的万泉河荷花老照片，以及《东北画报》中秧歌表演的图片，让人不禁想象——盛夏的荷塘边，游人赏荷纳凉；街头巷尾的秧歌队里，锣鼓喧天，这些都是当时百姓最日常的快乐。

翠升书院的讲义，则为这幅市井烟火图添上了一抹文脉书香。展厅里展出的高步瀛《三礼举要》讲义，堪称古代版“教案”，工整的字迹间满是治学的严谨。

从这些古籍中，观众可以拼凑出过去人们的立体生活：有市井的热闹、有书香的沉静、有

文人的情怀。时至今日，依然可以透过它们，感受到过去的烟火温度、生活细节。

或久远或稀有 多部文献首次展出

近年来，省图相继主办或承办了“辽宁珍贵古籍特展”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——辽宁珍贵古籍特展”等多场大型古籍特展，系统梳理了辽宁各古籍收藏单位收藏的珍贵典籍。“我们在对这些古籍进行的过程中，发现很多关于辽宁的切片，这些是辽海文化的鲜活注脚。本次展出的展品涵盖古籍善本、历史图籍、罕见老照片等，多部文献为首次公开展出，非常珍贵。”省图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姜明辉告诉记者，它们或是年代久远，如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齐宗道所刻的《医闾先生集》、清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的《铁岭县志》；或是有较高学术价值，如《文溯阁藏书清点目录》《文溯阁四库全书分架图》等；或是有关辽宁艺术的罕见文献，如王乃新的《雪樵遗稿》、清乾隆内府抄本《御制盛京赋》、记载千山名胜的《医俗清凉散》等。

记者在展厅中看到了清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纂修的《铁岭县志》，这是辽宁最早的县志。它静静地躺在展柜中，翻开的书页上工整地记录着铁岭的城池、驿站、市集和民俗，试图把观众带回到300多年前的辽北城边，让尘封的历史通过古籍与人们相见。而《医俗清凉散》中，则留存了百余首吟咏千山的诗歌，并于咸丰四年（1854）在千山出版。这部古籍年代虽算不上久远，但文献价值较高，一直没有出版整理本或影印本，因此十分珍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吸引观众前往参观，展厅入口特设了印章打卡墙，集中呈现省图馆藏古籍中的经典藏书印。其中包括冯庸大学图书馆、萃升书院藏书等，从中也可窥见典籍流传、递藏的脉络。

人参松子淡水鱼 是古籍里的顶流特产

古籍一定是晦涩难懂、百姓看不懂的？这场展览将颠覆你的认知，珍珠、松子、人参……那些被古人一字一句记录下的生活产物将告诉你，辽宁特产早在千年以前便是“天花板”。

走进展厅，记者就被展板上的松子图片吸引了目光，关于它的图片和介绍来自明代徐光启创作的农书《农政全书》，书中写道：“松子出辽东、云南者尤大，食之香美。”据了解，作者在农学巨著中特意点名的辽东松子，从唐朝到明朝，都是贡品或贸易商品。中国人对美食的追求从不含糊，古籍中记载的辽宁美食，也不仅是松子。展出的《陆氏诗疏广要》二卷中写道：“鱼之美者，渔阳、泉州及辽东梁水。鲂特肥而厚，尤美于中国。”古代辽东，流传着“居就粮，梁水鲂”的谚语。其中，“居就粮”特指辽阳一带盛产的粳米；而“梁水鲂”指古大梁水（今太子河）所产的鲂鱼，一种淡水鳊鱼。由此可见，辽东的“粮和鱼”在当时就已声播中原，美名传扬了。

如果说美食是“顶流”，玉石和东珠则是“限定”。展厅中展示着《雅雅》中记载的“珣玕琪”：“东方之美者，有医无闾之珣玕琪焉。”晋代郭璞对其注释为：“医无闾，山名，今在辽东。珣玕琪，玉属。”后人由此推断，“东方之美者”的“珣玕琪”就是位于辽东的岫岩玉。可见，先秦典籍让辽宁的玉石早有了“东方美玉”之称。此外，《辽史拾遗》的珍珠图谱，尽显辽东水之灵秀；《全辽备考》中关于人参

文化七日谈 QIRITAN

当书店有了动静

丁春凌

世界读书日到了，连着刷到好几条书店

的新闻，搁一块儿看，有点着头儿。头条，天津一书店，搞起了婚恋专场。一群后浪围一圈，聊爱好，扯家常，号称“拉近心灵的距离”。第二条，保定一书店，英语角开张，留学生跟本地白领、大学生凑一块堆儿，用英语交流，你唠唠你的家乡，我说说我的喜好。第三条，海南的一书店，搞“图书置换”加“图书漂流”，说白了就是，你读完一本书，写张便笺记下只言片语感想，书店把它跟书一块儿打包成盲盒，随机塞给下一个人。这么一来，你读的不光是那本书了，还顺便读取了上一个陌生人的心思。

这要放从前，上述花活儿，想都别想。书店是什么地方？是跟“静悄悄”焊死的。得静音，得闭嘴。一排排书架，隔开一个个低头的人，连翻书都不能弄出“裂裂”音，顶多侧身让路时，眼神对上点个头，就算社交了。你是在书店里叽叽歪歪，那叫扰民，旁边人的“眼神杀”就能把你轰出去。

现在，不一样了。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推进到哪个段落，先搁置不说，各路书店们倒是实打实听进去了——正在变着法儿往里拉人，往外“破圈”。

于是，书架还在，书也还在，但是多出了圆桌、板凳、小讲台，还有咖啡奶茶水果盘。你进去，悄没声儿看书，行；你热热闹闹跟人聊天，甚至不聊书，只是唠唠你养了什么猫、在外留学最想家的那次咋熬过去的，也行。

有老派的会撇嘴，书店不像书店，不务正业。私以为，这也不算不上多出彩。

你想啊，书是干什么用的？往大了讲，传播知识，提升自我；往小了说，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的对话。作者孤灯苦熬写了一本书，读者翻开读，是一种隔着时空的交流。现在书店干的这些事，婚恋、英语角、盲盒漂流，不过是把这场对话从纸上找到了桌子上、板凳上，面对面。

一本书漂到另一个人手里，附着着前一个人的笔迹、涂鸦、灵光一闪或者一句吐槽“这地方写得真垃圾”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朴素的共鸣。英语角里聊各自的家乡，留学生说他在异国，你讲你的楼下，聊着聊着发现，哦，原来人心里那点念想都大差不差。婚恋专场就更直接了——你平时都看些什么书，你说话时如何挑选词句，你是咋样的人，三句两句便摸得七七八八了，比相亲APP上那些10级滤镜的照片和了无诚意的自我介绍，更靠谱。过去书店，讲“静”，是为了把人引向书，心无旁骛；现在，书店硬生生添了“动”，也是为了把人引向书，再通过书这个媒介导向另一个人。链条没断，只是延长了。书还是中间的那个结，只不过在结的两头，拴着两个活生生的人。

然后，书店就有了动静。后浪为什么愿意够着够着去这种看似喧闹的书店？

这还用问吗？现在的新锐，刷不完的短视频，追不完的霸总剧，线上群聊里啪啦打字聊得热火朝天，线下却“杨柳岸晓风残月，更与何人说？”微信通讯录从头到尾扒拉几百个好友，真能约出来坐一會兒的没几个。这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地方——有墨香味儿，有一帮同样想“不如见一面”的人。不端着，不炫耀，不逼你买课，不卖你保险，不让你办卡，你只需带着你自己就能进去坐坐转转。

是不是也不赖？说到底，书店这么折腾，不是跑偏了，是想明白了：书不是为了把人隔开的，书是为了把人联起来的。至于怎么联，是让你读还是让你聊，是让你安静地坐着还是围成圈说话，那都是手段，不是根本。

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，你走进那扇门，带着一本书走出来，或者揣着一个人的联系方式走出来，甚至只是带着一个“今天和人聊天很开心”的感觉走出来。就不算亏。

我省5人入围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百强

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近日，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推选宣传活动公布100位候选人名单，辽宁共有5人入围，数量居全国前列，充分展现辽宁在非遗保护、传承、研究与产业创新方面的突出实力。

本次入选的5位候选人分别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蒙博物馆理事长乌春雷、辽宁大学教授江帆、省级非遗祭山习俗代表性传承人杨国孝、老边饺子传统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郑春香、国家级非遗岫岩玉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唐帅。他们的专业覆盖学术研究、民俗传承、传统技艺、文旅融合、民族文化等领域，构成特色鲜明的辽宁非遗传承方阵。本届评选首次增设“新闻人物”定位，更强调社会影响力与实践创新性，竞争尤为激烈，辽宁5人同时入选，尤显分量。

辽宁5人入围百强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全省长期推进非遗体系化保护的成果。目前，辽宁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76项、省级352项，国家级传承人75名、省级262名，形成完善的保护传承网络。近年来，辽宁持续推动非遗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景区，促进非遗与文旅、产业深度融合，让古老文化走进日常生活。